

我愛國境之南

文／李道勇
圖／編輯部

海天一色的美景，享受一抹恬靜之感。

民國 48 年，我從省立臺北師範畢業，為了把握最後一次救國團暑期訓練的機會，我挾著參加「鐵人三項」的餘威，報名「潛水隊」。7 月中就去左營報到，我也莫名其妙地擔任了隨隊記者，負責報導隊上的生活點滴、訓練過程的花絮。

前四周，我們就在桃子園游泳池以及左營港內接受操練，負責訓練我們的單位是「UDT 海軍水中爆破大隊」(underwater demolition team)，瘦瘦的吳隊長，聽說曾在馬祖海域深潛，協助打撈被我空軍擊落的米格 19 戰鬥機 (MIG 19)。

我們每天都要頭頂著橡皮艇下海，沒多久腳底就被滾燙的沙灘，燙出水泡，皮膚也被晒得脫了一層層的皮，蛙人操更是家常便飯，我只好在學科時間，偷空為《青年戰士報》寫稿。

我們還曾駕著兩棲登陸小艇，在左營港港內飛馳，與德陽號驅逐艦擦身而過 (它們通稱為陽字號驅逐艦，有些艦艇不僅參加過太平洋戰爭，甚至在中國沿海與共軍交鋒過)。

後四周，我們移師屏東車城國小，活動空間整個無限開闊，在蛙人老兵的呵護下，

我們由車城海灘而移師白沙灣，甚至延伸到風帆石（又稱掉落海中的尼克森頭）。

我們也開始接觸水肺潛水（Self-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, SCUBA），攜帶水下呼吸系統，潛入水中，享受魚兒般悠游。還有使用雷管以及如肥皂塊的三硝基甲苯（Trinitrotoluene, TNT），讓我們領教了炸藥的威力，每次爆破後，都有吃不完各種海水魚。

那時的車城「福安廟」還沒名氣，後來廟方宣稱該廟是為了紀念乾隆帝的大將福康安，為了追捕林爽文的手下莊大田而至柴城；還有同治年間，劉明燈為羅發號事件率兵途經柴城（即車城）時也勒石題詞；民國 40 年改建時，又經副總統陳誠賜名為「福安宮」，所以她後來聲名大噪，竟與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及南投竹山紫南宮並稱臺灣「三大土地公廟」。

由於我身兼隨隊記者，因此有時也會自行活動。有一次，我前往另一處潛水，正當我專心欣賞來回穿梭的熱帶魚，以及繽紛如花朵般的珊瑚礁時，我竟然不知不覺身陷珊瑚礁井之中，每次潮落，我就身陷井底，幸我機警利用來潮浮起時，奮身緊抓井口，幾經攀爬，忍著遍體撕裂傷、擦傷、挫傷，才爬出珊瑚礁井，從此我再也不敢脫隊自行活動。

車城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，是那長滿遍地的瓊麻。瓊麻大概是在清宣統 2 年（西元 1910 年）左右引進在恆春半島大量種植，而且又進口機器設備協助，也使得瓊麻種植漸漸風行。瓊麻除了做纜繩索外，還廣泛用於吊床、麻袋、便鞋、墊褥、地毯、毛刷等用途。由於價錢看好，恆春鎮民紛紛把林木砍掉，在可利用的土地上種滿瓊麻。價格最好的時候，曾經一斤漲到新臺幣 12 元，恆春甚至留下了「瓊麻抽絲起高樓」的俗諺。爾後，隨著塑化工業興起，恆春村民才又把瓊麻砍除轉而投向洋蔥種植，現在洋蔥已成為恆春三寶之一。誰知在恆春半島幾乎絕跡的瓊麻卻在金馬戰地遍地復植，因為它那葉片的銳刺，變成反空降的利器。

彼時，墾丁國家公園還沒有成立，台電公司的第三核能發電廠亦尚未建置但我們卻去了龍鑾潭、貓鼻頭、南灣、鵝鑾鼻，甚至還去過「香蕉灣」、「風吹沙」。前者是以前的捕鯨基地，後者則由於強勁的落山風，將港口溪一帶的沙礫吹向西南堆積；夏天雨季一到，沙礫又隨雨水沖刷而下，形成了難得一見的沙河、沙瀑。

至於恆春古城，倒是在我投身古蹟維護行列之後，才攜帶妻小登臨參觀。19 世紀中葉，恆春半島發生牡丹社事件，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朝廷在此築城，並在瑯嶠

設縣（Lông-kiau 乃排灣族語之「蘭花」）。由於此地氣候溫暖，四季如春，沈葆楨便將其改名為「恆春」。

恆春古城建於清光緒元年（西元 1875 年），四座城門，保留尚屬完整，目前全臺只有左營城，可與她比擬。左營不但在北門城內保有跑馬道，供守城人員及馬匹進出；東門還有護城河。去年（民國 109），高雄市長陳其邁還為護城河注水。城牆下設有排水設施「水關」，隔有三條花崗石條，防止敵人由此爬入城內。

恆春東門外的「出火」，倒是全臺古城絕無僅有的地質景觀，儲藏於泥岩層中的天然氣從裂隙竄出至地表，經點燃後會「出火」，而形成的天然景象。常有旅客在此駐留，只要踢破泥岩的薄層，天然氣便竄出「出火」。

我大女兒知道我念念不忘恆春半島，幾度為我們全家安排墾丁社頂自然公園的

行程，還入駐海灘飯店，享受悠閒又熱情的浪漫風采。讓我們倘佯在綠草如茵的草生地，欣賞五彩繽紛的蝶類迎風飛舞，還能觀賞復育後梅花鹿的奔馳身影。現在的墾丁海域水上活動十分熱鬧多姿多采，什麼香蕉船、水上摩托車都紛紛出籠。

話說回頭，後四周的暑期訓練，在不知不覺中飛逝，學員們各自背起行囊，互道珍重，踏上八方歸程。但我搭乘火車北上，經過臺南後，卻發現愈來愈不對勁，怎麼來時一路的青翠蒼鬱全都不見了？怎麼還有鐵軌懸掛在天空？

原來艾倫颱風帶來的八七水災，竟然釀成中南部嚴重的災情，據統計：全臺受災居民 30 餘萬人，死亡人數 667 人，失蹤者 408 人，房屋全倒 27,466 間，半倒 18,303 間，災區的交通通訊幾乎全部中斷。我到彰化後，改搭公車去臺中，一路只見大肚溪沒有水流，兩岸只有一望無垠的沙

國境之南的墾丁，有著令人驚豔的自然風景。





恆春東門是恆春古城保存最為完整的城垣遺跡。

漠，公車後面是黃沙滾滾。

接著，我懷著極度沈重的心情，前往臺北縣瑞芳九份國小報到，從此開始我卅六年的教學生涯，但我忘不了八七水災的恐怖印象，在我以後的中南部田野調查行程中，我總不忘順便探尋一下八七水災後的蛛絲馬跡。

我愛國境之南，不是因為魏德聖導演拍攝「海角七號」熱賣後帶來的感動，只因為不能遺忘踩過的貝殼沙；只因為海很藍，還有海中的恬靜；只因為南國的星光燦爛。

補述

根據屏東文史工作者之田野調查：西元 1867 年 10 月，美國領事李仙得 (Charles W. Le Gendre) 與恆春豬 束社頭目、也是「瑯嶠下十八社」斯卡羅部落聯盟的大股頭人卓杞篤 (CuqicuqGaruljigulj)，在恆春東門外的

「出火」訂立備忘錄，後人稱之為「南岬之盟」。

南岬之盟結束後，臺灣總兵劉明燈率兵五百，曾勒石於車城莊福德廟，俗稱「劉提督碑」，內容載明「奉君命，討強梁；統貔貅，駐繡房。道塗關，弓矢張；小醜服，威武揚。增弁兵，設汎塘，嚴斥堠，衛民商；柔遠國，便梯航。功何有，頌維皇！同治丁卯年秋，提督軍門臺澎水陸掛印總鎮裴凌阿巴圖魯劉明燈統師過此題」，劉明燈於此碑文中道出自己的豐功偉業，然而若詳究「出火」，若勒石鑄刻的「南岬之盟」內容，或可推測出美國領事李仙得於此事的付出與貢獻。

目前「南岬之盟」全文盟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(Library of Congress)，或許屏東縣政府可在「出火」處勒石鑄刻，表彰「瑯嶠下十八社」斯卡羅勇士，挺身保衛鄉土的義勇行為。讓國人認識真正的「福爾摩沙」歷史。🌊